

張大千傳

(四〇)

— 晴明

張大千詩文集中，有〈跋晉王羲之行穰帖〉二則，其二：

「丁酉之冬，以程可菴兄之介，得此帖於合肥李氏，李居香港，嶺梅四弟專程送至東京，予方目疾，展觀贊嘆，神爲之王。蜀郡張大千爰。」（註一）

從跋中可以見出大千對此帖的寶愛興奮之情，因此不顧醫師之囑，連書二跋。

〈行穰帖〉，據稱是王羲之墨蹟，僅兩行十五個字的草書；可能是唐朝摹本，水準在虞世南、褚遂良之上。蘇東坡、董其昌等均極重視此帖，認爲精彩蒼勁，兼具篆籀的奇縱。乾隆皇帝曾將此帖摹入《三希堂法帖》。

此帖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；由此可見大千珍藏時間並不太久，可能像他所蒐藏的歷代名蹟，因築園、還債，以及



求醫而售出。直到垂暮之年，定居台北外雙溪，遺囑將始終捨不得出售的精品，捐贈給國立故宮博物院。

大千嗜吃蘑菇，在莫高窟前人跡罕至的河谷林間，他也找到蘑菇的蹤跡。

在日本，他最喜歡吃的冬菇叫「椎茸」，滋味鮮美、價錢便宜，成了每天少不了的佳肴。而且覺得對眼睛大有益處；這使他想到了金冬心的一番話：

「齋房芝良，常山中生，食之食之，七孔皆光明。」

以此稱賞「椎茸」，也很恰當。民國四十七年正月初三，他乘興拈筆畫了二十來隻椎茸，大小濃淡，有反有正，菇傘畢張或玉潤珠圓的幼菇，姿態各異，生動有趣，上題：

「……試爲此畫，時不弄筆者半年

／王家誠



圖一 張大千為高嶺梅所作〈冬菇〉，不意招致香港友人議論。

矣，因書冬心句其上，以記一時樂事。

戊戌元月三日，大千居士爰。」（圖一）

意外獲得大千病目後，也是戊戌年的開筆之作，嶺梅喜不自勝。回到香港在友人面前展示；墨色、筆法、布局乃至題識無一不精，紛紛加以贊賞。其中也有些以前向大千索畫，為大千以目疾為由加以辭謝的人士，則指從這幅〈冬菇〉看來，那裡像患目疾者所作？所謂「目疾」，分明是對求畫者搪塞的說詞。

余叔岩的傳人孟小冬聽到這番指責，大不以為然地認為：

即使大千有眼病，但幾十年的繪畫

應已達熟能生巧的功夫，漫說昏茫還能看到一些，就是蒙起他的眼睛，照樣也能畫出一幅畫來！

她舉余叔岩老師的例子：他曾與人打賭，蒙起眼睛出台唱過一次戲。（註二）

民國四十七年春天，距畫〈冬菇〉圖約一個月左右，大千返回巴西，繼續療養他自覺頗有進步的眼疾，直到農曆四、五月以後，作品才逐漸增加。

離開日本前，他採購一大批日本的畫紙、畫筆，以及佳墨和貴重的顏料，顯見他對未來的創作生涯，相當樂觀。他寄給張孟休夫婦的十九吋高、一五吋寬的墨荷手卷，用的就是日本特製的仿宋羅紋紙。上題：

「露濕波澄夜寂寥，冰肌怯暑未全消，空明水閣冷冷月，翠扇殷勤手自搖。」

戊戌六月寫寄 孟休家華伉儷博笑。大千居士爰三巴摩詰城南。」（註三）

孟休見了，知道大千視力已恢復到相當程度，頗感欣慰。他回憶：

「這一首詩是他題荷花常用的詩，畫得同他過去各年作品一樣的好，惟全畫的色調比過去的畫略為深了一點，好像



圖二 八德園一景「槃阿」石刻；大千目疾後作。

罩上一層濃濃的陰影。以後各年他的目力漸漸略為減弱，作畫線條漸粗，常用濃墨。我們可以說，他的晚年作品，是以潑墨為主。」（同註二）

八德園中，導致他視網膜出血的巨石，請工匠如期刻成「槃阿」兩個大字，無論對大千的生命，和他創作的方向，似乎都標示出一個新的里程。（圖二）

他的〈六十自畫像〉、所題詩詞，不僅寫出花甲高齡的心情，畫像中的大



圖三 張大千站在自畫像前攝影

千，也不似五十九歲自畫像所表現的那般困擾與頹唐。

黃天才在《五百年來一大千》書中，收羅到大千六十自畫像達六幅之多。（註四）

其中以〈減筆人物〉、〈老友〉、〈自寫小像〉（款「我同我的小猴兒」）為題的三幅，已輯入〈大千狂塗〉十二幀冊。其餘三幅，一為兩手交握的正面半身像，二幅兩手交握胸前的側面大半身像；不過這兩幅大半身像，一署作於「己亥」年，一署作於「己亥嘉平月」——民國四十九年農曆十二月。署「己亥」的一幀，是大千以相同的姿態站在自畫像前所攝的照片，人與畫目光相對，互相拱手看起來頗為風趣；《張大千生平與藝術》冊首亦有此圖。（圖三）

另有兩幅〈六十自畫像〉，一署「己亥十二月既望後二日」（圖四）；一署

「己亥嘉平月」，這幅〈六十自畫像〉，上題五律、七律各一首，又附錄于右任「壽大千六十」的〈浣溪紗〉一首：

「上將於今屬老張，飛揚世界不尋常，龍興大海鳳鳴崗。作畫真能為世重，題詩更是發天香，一池硯水太平洋。」（註五）

從詞的首句看來，可能是賀他以〈秋海棠〉一作，膺選「當代世界第一大畫家」吧？

從大千的六十自畫像和照片看來，莫不神采奕奕，目光炯炯有神。

他的六十自壽詩詞多首，較之五十九歲自壽詩，可謂氣象一新，但題在各幅自畫像上，不免有些雷同或大同小異



圖四 大千（六十自畫像）之一

的地方：

「吾今真老矣，腰痛兩眸昏，藥物從人乞，方書強自翻。逕思焚筆硯，長此呬丘園，異域甘流落，鄉心未忍言。」（註六）

賦及七言詩和詞，則一變五言詩的低沉為高昂：

「如煙如霧去堂堂，彈指流年六十霜，揆瑟每憐中婦艷，簪花人笑老夫狂。」

五洲行遍猶尋勝，萬里投荒豈戀鄉，珍重餘生能有幾？且揩雙眼看滄桑。」——題六十自畫像（註六）

「彈指流年六十霜，人生適老更何方，故鄉雖好未還鄉。扶瑟共驚中

婦艷，據鞍人羨是翁強，且容老子引
壺觴。」浣溪沙（六十自壽）（註七）

到了六十歲這年孟秋，大千作品款
識，雖有「大千病目，遣興為之」、「惜
目障未能白描耳」一類字句，但繪畫興
趣日漸濃厚，遺留下來的作品也不像上
半年那樣稀少。

僅農曆七月所作，便有高嶺梅輯入
《梅雲堂藏張大千畫》中的，〈賞松
圖〉、〈山澤聯吟圖〉和七月二十四日再
題的〈摩詰山園圖〉三幅。國立歷史博
物館藏〈溪山間棹〉和洋洋灑灑近千言
的行書〈張岳軍先生印治石濤通景屏風
序〉。

寫五位古裝高士攜一小僮，或行或
坐地，在山澤間閒散吟詩的景象。〈山澤
聯吟〉款中指出對一切事物好奇，細心
考察的米元章之語：

「元章《畫史》稱：『嘗與伯時商略
合作支許王謝在山澤間，被服唐裝』，
大千題識中反問：

「豈有晉人而唐裝者耶？米老亦失之
也。」（註八）

〈摩詰山園圖〉，也可以算是大千六
十自畫像；手持長筇，大千在小孫陪同
下，跌坐八德園澤畔土埠邊賞花。但比
〈山澤聯吟〉更荒寒的景象，使人很難想
像是置身在聞名國際的八德園中；也許

是大千此際心境的寫照吧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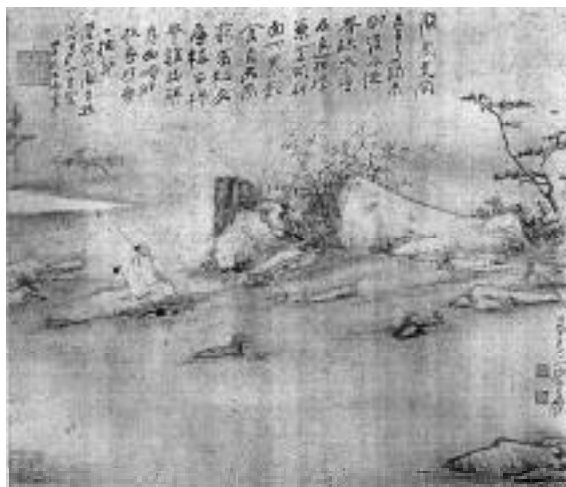
「廢園寬間五百弓，榻來聊復此從
容，疏泉種石通松塢，築室開軒面竹
叢。飽食自安薇蕨富，粗衣遍植芋棉
豐。雖孫解看西嶮好，扶我朝昏一柱
筇。」

摩詰山園有作，戊戌七月二十有四
日，大千居士再書。（圖五）

文中「榻來」作「盍來」解，前人
有「榻來歸耕永自疎」句。

淺絳設色的〈溪山間棹〉，筆墨蒼
勁，比較接近石谿畫法。遠山腰上，雲
氣瀰漫，越發襯托出溪中釣客的閒適。

畫中題款，頗為風趣，也寫出自古



圖五 大千畫〈摩詰山園圖〉，自寫攜小孫遊園景象。

畫家在筆法、墨法和水法運用上的難處：

「此畫既成，內人以為宜略施淺絳，內子亦以設色為請，多買胭脂，大風堂亦不能免邪？笑從之，宜以自嘲也。」

古人稱得筆法易得墨法難，得墨法易，得水難，此紙頗能水墨相發，惜風簪滲漏，未知於筆法有當否？戊戌七月大千居士爰。」（圖六）

民國四十七年，適巧大千六十、張群七十、于右任八十；在三人中年紀最長。農曆三月間，右任以〈浣溪沙〉一闕為大千壽，農曆五月，大千遙寄七絕一首祝嘏。

張群生日最早，國曆五月九日，比大千的農曆四月一日猶早十天。大千以脫胎於石濤〈秋林人醉圖〉的〈丹林寂坐圖〉，作為壽禮。孟秋七月，應邀撰〈張岳軍先生印治石濤通景屏風序〉一篇，較一般壽禮別具意義。

大千這篇抱病而寫的長序，從和張群交往的過程，壯歲兩人在蒐藏石濤、八大山人作品方面的爭奇鬥勝，直到張群婉辭友人想為他籌辦的七秩大壽，願以影印當年為大千所折服，被清道人題作「天下第一大滌子」的〈石濤通景十二屏〉，饗諸友好，以紀念留在成都未能接台孝養的老母。

這篇情意懇摯的長序，本書十四章

中已略加敘述。惟大千把自己四十餘年蒐藏歷代名蹟的努力，比起張群對文化遺產的珍愛與護持，心中不無遺憾。他在序中寫：

「予數十年之收藏，海內外友人謬許以為精富。然兵火劫餘，柴米見易。今居荒村，更於何有？」他以在日本精印的《大風堂名蹟》自解：

「三年前曾印僅存者數冊，其用意正與岳軍同。今數冊所載，亦多散失；暇時偶復展視，未嘗不念石濤八大，每視石濤八大，未嘗不念岳軍……」（圖七）（註九）

仲秋，靜極思動的大千，又去了一趟美國，接待他的友人張孟休紀念文中沒提他看眼疾的問題，僅記述他當眾揮毫畫〈華山蒼龍嶺〉和〈秋林圖〉，並說他：「好像沒有眼疾一樣」，又指〈秋林圖〉上的題詩：「字跡與目障前沒有甚麼差別」。



圖六 大千以漸江畫法作〈溪山閣棹〉

重陽節前回到巴西，大千見八德園群芳盛開，獨缺黃菊，四面岡巒蒼翠欲流；北國的暮秋，卻是巴西的三春，感嘆中賦詩三首：

「歸對南山覺已遲，葛巾漉酒待伊誰？臨風不用搔蓬鬢，那得黃花擷一枝。」 八德園登高（戊戌園中無山，

此圖係張大千於癸亥年秋畫於巴西，題為《歸對南山覺已遲》。圖中可見八德園群芳盛開，獨缺黃菊，四面岡巒蒼翠欲流；北國的暮秋，卻是巴西的三春，感嘆中賦詩三首。此圖係張大千於癸亥年秋畫於巴西，題為《歸對南山覺已遲》。圖中可見八德園群芳盛開，獨缺黃菊，四面岡巒蒼翠欲流；北國的暮秋，卻是巴西的三春，感嘆中賦詩三首。

圖七 張大千抱病書《張岳軍先生印治石濤通景屏風序》

孤松頂自壘小山也。）（三首之三，註十）

民國四十八年，六十一歲的張大千好像突然恢復了往昔的活力：

行蹤飄忽，倏然來去；從年初開始南美、北美跑了個來回之後，春天在日本，暮春時遊蹤已經到了台灣的太魯閣，揮灑長春祠的奇景。盛夏在日本度過，夏秋之交，又流連於為兩岸間通道的港九，農曆六月初一陣大雨之後，復由台灣飛往歐洲，偕郭有守往遊法、瑞、德等勝景。直到秋天才回返八德園。

從他創作年表中，不難發現這一年的飄泊生涯中，作品急劇增加；更出人意外地，在高嶺梅的催請下，竟完成了他生平僅有的一本著作《張大千畫（法）》。

這年元月的紐約之行，來去匆匆，有人說他去檢查眼疾；但他治療眼疾，已不限於美國，計劃中春天的日、台、港之旅，都有為他檢視眼疾的醫生，沒有必要專程前往紐約。倘說為了償債及生活花費，為在日、港所收羅到的一些古代書畫找尋銷路，應該是合理的懷疑。

他以一張巨幅的舊紙為張孟休作《山居圖》，用筆出乎孟休想像之外的工

細；首次動筆只畫兩株樹就停下來，第二次又僅畫了一株樹和幾塊山石，餘者帶回巴西經兩三月的功夫才完成，真正是「十日畫一水，五日畫一石」，孟休判斷可能大千眼力不如從前了。不過他對完成後的〈山居圖〉評價很高：

「完成後全圖格調高雅，筆力蒼勁，近似梅道人風格，確是當時他的作品中最見的工細精品。」（註十一）

己亥新春的巴西天氣，相當於中國的夏秋之交，炎熱、乾旱，等到一場甘露降臨，已經是黃菊綻放的暮春時節，他作〈喜雨圖〉，款題：

「三月晴乾無好懷，扶筇日日覓花開，夜來一雨纏綿甚，定有山櫻怒破蕾。今春摩詰久晴無雨，枕上忽聞雨聲，喜雨占此，曉起更為此圖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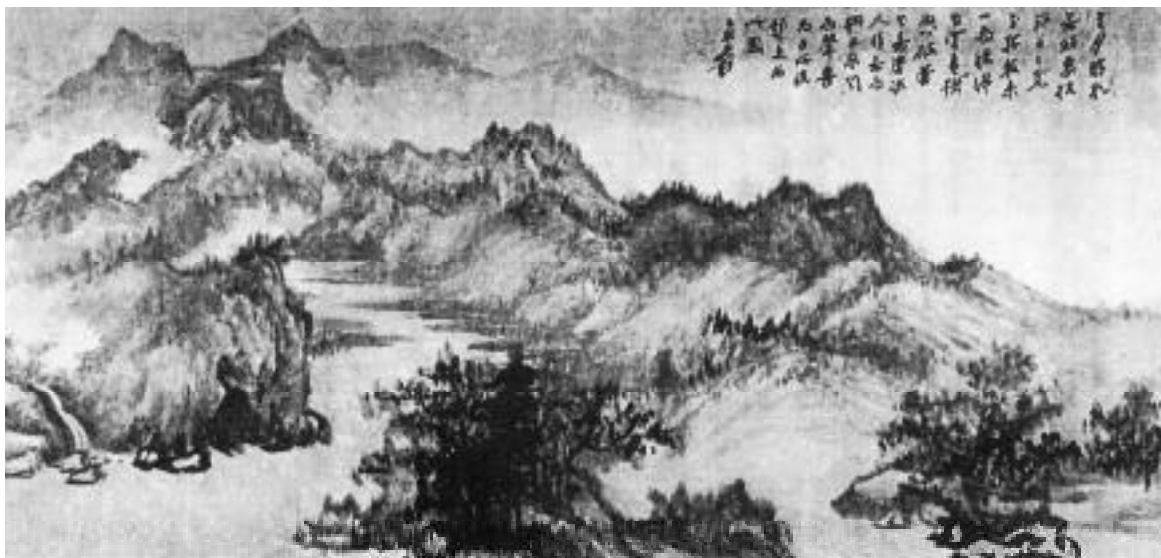
己亥 爰（圖八）

圖中的蜿蜒群山，彎彎曲曲的溪水，近處短瀑，淙淙的匯入溪流，這可能就是靈池和五亭湖水的水源。

這場雨多少平伏了大千思念亡友川劇名伶筱鶴卿的悵惘。

勾起回憶的是農曆二月間在摩詰城放映的，李香蘭主演的日本影片〈白蛇傳〉。

勝利前後，他、嶺梅、楊孝慈、葉淺予一同在成都觀賞筱鶴卿演出白娘娘



圖八 大千作於八德園的〈喜雨圖〉

和許仙的〈斷橋相會〉。嶺梅攝影、淺予漫畫劇中情節、大千為鶴卿劇裝寫真。傳為菊壇盛事。大千在新作〈筱鶴卿畫像〉上面，以無限感傷的筆調寫：

「……前塵往事，遂如隔世；朋輩星散，而鶴卿埋玉亦十二年矣，以此遠寄嶺梅，能無慨然！爰。」（註十二）

接近暮春，大千遊蹤到了日本，櫻花如舊，日女山田依然自娘家前來陪侍筆硯。他在日本停留時間不久，即往台灣訪友，準備一個月後在台北南海路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行個展。

他在作於東京的一幅〈仕女圖〉上題：

「大千居士目障二年矣，何由傳神寫照耶？死罪死罪。己亥春日本東京寓齋。」（註十三）

暮春的太魯閣、天祥道上，遊人絡繹不絕。大千久聽台灣友人稱贊，說景色秀麗不亞於陽明山，甚至媲美浙江的山陰山。從懸在空際的大吊橋上俯視溪流，山鳴谷應的氣勢，不亞於灌縣岷江上的大索橋。

自峭壁千尺的橫貫公路上，遠眺仙境一般的長春祠，層層飛瀑，傾洩而下，不愧為世界奇勝。他在〈太魯閣〉圖上題：



圖九 大千初遊花蓮所作〈太魯閣〉圖

「故人為說太魯閣，競秀何似山陰山，我來正值三月暮，冶艷不減秋葳股。」

台灣太魯閣為世界奇勝，此寫入山第一處，曰：「長春祠」者。大千居士爰中華民國四十八年春來游。」（圖九）

圖以淺絳設色，皴法細緻，幾乎看不出目疾對他的影響。

時序進入農曆四月，大千和目寒、張群幾位好友間，有一連串的壽慶；國曆五月初九，張群七十一歲壽誕，大千的壽禮是四屏水墨荷花通景。農曆四月一日，他的六十一歲生日，接著的四月二日，便是盟弟目寒六十初度，想到數十年交往，歷經多少苦難，心中感慨甚深，他在〈寄目寒六十初度〉（二首）中寫：

「山林鐘鼎不相妨，風雨時時憶對

床，弟與阿兄皆老矣，白頭吟望在他鄉。」——首之二——

但他詩後款識有些令人費解：

「己亥四月初二日，二弟目寒六十初度，寫此遠寄存念，兇爰，三巴山園。」

（註十四）

史博館個展在前，又與香港友人約，此時大千不太可能抽身返回巴西一趟。若不然就是此詩賦於春天東渡之前，預寄台北祝壽。

大千不少圖章出自師大藝術系教授篆刻家王壯為之手。因此二人見面時，常以詩和篆刻作為話題。

壯為見過多方大千早期自刻印章，並極力推崇：

「大千先生早期的印風和他那時期的畫風十分相近，深淺有致，方寸之間顯現出他的絕頂聰明，與奇情才華，我覺得可以用『清俊靈秀』四字來形容。」（註十五）

一般論者多談大千書畫，論印者較少；尤其論他早期篆刻。

齊白石對同屬金石派大師吳昌碩，極為推崇，他在詩中寫：

「青藤雪个遠凡胎，老缶衰年別有才，我欲九原為走狗，三家門下輪轉來。」

大千早年在北平，對貧苦出身的齊

白石待人行事方式，曾有微詞；甚至勝利後回北平，白石主動收震波為門生，而震波心中並不熱衷這件事，大千也津津樂道。但當壯為問他對吳昌碩和齊白石藝術評價時，他的說法卻出乎壯為意料之外，他說：

「齊的更好；吳昌老寫石鼓文，並不是很相似，只是用他自己的筆法寫石鼓的文詞，結果寫成了一種獨特的面貌。」

這話早在民初上海，就有人當面請教過吳昌碩，昌碩笑而自承。大千進一步分析：

「其最大的特色為結體特重右上角，結果將這種習慣用在他畫幅的布局上；他的畫幅布局重心大部份在右上角。」

壯為的見解是，吳昌碩雖用大筆，但沉厚老辣，燥濕相發，咀嚼愈久，愈覺有味；齊氏用筆簡潔，控制水分尤為獨到，卻缺少一些古厚之致。

壯為發現大千特別看中齊白石造詣，很可能基於他們共同景仰學習的對象——八大山人（雪个）。大千早年獨重石濤，其後石濤八大並重，中年以後的齊白石採好友陳師曾建議，偏重八大山人冷逸一路。大千此次台灣之行，從丁念先手中買到《八大山人水墨小冊》，從陳定山處得到《八大山人小字冊》，自認為是最大的收穫；由此可見白石與大千對

八大山人作品的共同愛好。(註十六)

數日後，壯為忽然想到友人丁念先曾藏有徐文長〈九秋圖〉，丁氏懷疑此圖可能出自大千手筆，轉讓給另一位友人劉慕曾，為了證實真偽，壯為特別向劉氏借來請大千過目，那知大千格外坦白，一看便說：

「這是兄弟的少作；當時看到一張鄭板橋的〈九秋圖〉，便採用他的章法畫了這一張。至於所題『漱漢墨譚』四字，則移臨自另一張徐畫。」

至於丁念先何以有「先見之明」，大千表示，他已經告訴過丁念先。(同註十六)

漫步在古閣雲山間的大千，長髯飄拂，顯得十分瀟灑；當他個展在史博館盛大舉行之際，也放映他以前在日本錄製的生活短片。

山水、花卉示範時，只見如椽巨筆，揮灑自如，飛瀑丘壑，頃刻而成，寫意花卉，看來隨意點染，卻生意盎然，更提昇了大千在台灣的名度。

文註：

- 一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七頁一一五。
- 二、《張大千全傳》頁三九二及註四。
- 三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三頁一三、《傳記文學》卷四六期五頁一一二(大千先生兩周年祭)(續完)張孟休撰。

- 四、《五百年來一大千》頁二二八、二二三。
- 五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二頁二五。
- 六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二頁二四、卷三頁一三三。

- 七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四頁十六。
- 八、《梅雲堂藏張大千畫》圖二七。
- 九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六頁二八。
- 十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三頁一三一。
- 十一、《傳記文學》卷四六期四頁四七(大千先生兩周年祭)張孟休撰。

- 十二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七頁一一八。
- 十三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七頁一一七。
- 十四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三頁一三三。
- 十五、《張大千先生紀念冊》頁一八四(方寸天地)王壯為撰。
- 十六、《大成》期一—五頁二(一生最識江湖大)我對大千居士的印象與瞭解)王壯為撰。

圖註：

- 一、《梅雲堂藏張大千畫》圖四九。
- 二、《無人無我無古無今 張大千畫作加拿大首展》圖一三一。
- 三、《張大千生平與藝術》冊首。
- 四、《張大千書畫集》集七圖二八。
- 五、《梅雲堂藏張大千畫》圖一。
- 六、《張大千先生九十紀念展書畫集》圖三八。

- 七、《張大千書畫集》集四圖三四。
- 八、《張大千書畫集》集三圖八六。
- 九、《張大千書畫集》集三圖十八。

